

卷三十六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賦甲善卷善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

班固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

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帝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三十六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依行毛萇詩傳曰家土大社也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向曰畢毛

入為天子之卿佐善曰尚書曰乃召畢公毛公孔安國曰畢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也周邵師保

出為二伯誥曰周公為太師邵公為太保出歸於國則為

也毛詩箋曰召伯奭姓也作上公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周翰曰上言畢毛

實宜居之我此言曹公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翰曰其語辭也言

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翰曰當簡閱憂恤故眾士是信眾

也庶眾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向曰對當揚明休美也言當明

又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敦對揚天子休命也

文選卷第三十五

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縣主簿李 汝明 覆校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令

任彦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脩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求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二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琊臨沂人也

父暉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

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南康王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

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宜德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彦升

良曰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助為太后令梁王受

禪秦法皇后太子稱令令命也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善曰具位謂在位百官也夫功不在

賞善本作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用功之常典是闕而不行也

庸用勲功也善曰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謂臣日貴史記

刪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勲親親唯近尊賢也

途已寡

善本有也宗翰曰梁王施巧等造化之成於萬物

道也善曰言恩施既隆伴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

曰劉虞上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也

使荃宰有寄

向曰雖不可答然要不可疆為立名以主天

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可強為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強為之名曰大楚辭曰

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魯折子曰聖人道遠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昭曰誠在匪

僻治道有寄也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向曰公謂梁王也淵深也

功 劑

存

日乃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良曰：不改參辰，不易日月，謂定天下，不經

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真正觀視也。暴亂既除，則正視於天下也。善曰：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與

在昔晦明，隱鱗戢翼。濟曰：梁王在昔微時，暗潛其明，如龍

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蔽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

謂潛隱之時，廣通經籍，推尊師傳也。博廣也。讓齒，謂推尊之也。法言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善曰：謙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范曄後

劍氣謂勇氣也。太公六韜云：屈於一人之下，申於萬夫之上。此謙厚之道，必致尊也。善曰：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

能言，向曰：辯析謂分別事理也。善曰：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

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文擅雕龍而成，輒削其善。本

字藁，良曰：言專擅於文，若雕龍之妙飾成也。則輒削除其藁，草之本。善曰：說文曰：擅，專也。七畧曰：鄒赫子齊

藁，爰在弱冠，首應弓旌。濟曰：弱冠二十時也。首，初也。凡天

天子之信，善曰：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褒然為舉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曰：大夫以旌也。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漢朝司馬相如枚乘

之徒，游於梁孝王門，善名籍甚於天下。謂梁王初為巴

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譽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符武奴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薦名宰府則延

譽自高翰曰薦進也梁王遷為太尉王儉府祭酒宰相也善曰何之元

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儉晉書曰周隆昌北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也

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向曰隆昌建武並年

於此末年始為著威結合謀策又在此年也季末也惟斯謂初也締結締合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

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及元曰建武毛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功隆賞薄嘉庸莫疇良曰

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功隆賞薄嘉庸莫疇嘉善

庸功莫無疇報也善曰陸機高祖一馬之田介山之志力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也

愈厲濟曰田十井為通通十為城一馬言少也介山介之推也謂介之推不受晉侯祿也言齊以梁王功多禪

之帝位以報功猶如封一馬之田未為多也然執志固益高於介推也愈益焉高也善曰言止有一馬之用以

獲謙稱之志總居六百之秩以乘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

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亦不及史記曰六文公壞牆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

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銑曰漢郡曼容位至六百石輒謝

異每舍止處諸將並坐論功而馮異獨屏於榻下不共論功軍中號為大樹將軍言梁王不受功號亦斯存也善

日銑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翰曰擁旄也旄旌旗之

也代謂北胡也梁王鎮司州胡馬不敢南牧收放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詵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

那山祝文曰扶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末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

只胡人不敢南推轂獎歆胡塵罕嘗久起向曰王皆遣將

下而牧馬也推轂獎歆胡塵罕嘗久起必跪而推其車

載梁王將兵據樊鄆二城則胡兵之壘希能久起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撫樊歆漢書馮

何 功異

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然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

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惟彼狡童窮極凶虐善本亦窮凶

也童謂東昏侯即位行暴虐誅戮良善比之童僕也善曰何之元梁曲曰東昏即位操逆群小誅高祖兄懿弟暢

尚書大傳微子致曰彼狡童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僅謂紂也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泥滅

也謂東昏侯無道善曰表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之冠冠成之家刺素羨新曰弛禮廢樂塗屏耳目也既

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良曰鞠告也言告其軍旅誓衆衆善曰何之元梁曲曰高祖密

書曰王明善衆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休謀王室也尚

白羽一麾黃鳥底定善曰白羽白旄也黃鳥地名底平也

王左釋白羽右釋黃旗兜而自為係出師頃曰素旄一揮

黃鳥至于赤芥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甲既鱗

下車亦尾裂

他曰言凶徒既預其兵甲若推鱗而下之車

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尾致天之局拱揖群后

屈誅也言致天之誅但拱手以揖百官公卿而已羣后謂

百官善曰毛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典引曰欽若上下

拱揖豐功厚利無得而稱而稱言功之多不可盡說善

曰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是以祥

論語孔子曰犬伯三以天下讓入無德而稱焉業是以祥

光總至休氣四塞良曰祥光休氣並和平之瑞氣也塞滿

出何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五老游河飛星入昴

何一老人曰何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何圖推龍銜玉繩歌誌

五老飛于天入于昴善曰論語比考讖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外首山

觀河濱乃有五老游河飛星入昴龍銜玉繩刻版

為流星上入昴佐曰元功茂勲若斯之盛善曰

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善曰而地狹于善曰四

獲勢卑乎九伯帝有願焉善曰輜軒萃止善曰西南北方行之地狹

謂地狹於太公也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勢甲於此也善曰願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善曰破實征之賜我先

君復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

曰復踐履也帝寶融也輜軒萃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

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願焉善曰揚雄答劉歆書曰

常聞先代輜軒之使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

誠也善曰百辟謂百官皆致其誠信也善曰致誠謂請無讓

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善曰詩云

長苗賦曰致誠效志也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善曰詩云

不可卷也言梁王讓位不受有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官

以朝之庶使此志不為久遠而反復也謂帝位宜定也

善曰梁王固讓同平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遠而復

之義也毛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祗悔

教善曰蔡邕獨斷善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善曰裴子野宋畧曰義

軍次留城令善曰脩張良廟

傳季友善曰沈約宋書云傳亮字季友北地

常侍後為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

劉裕也晉封宋公時北代過彭城脩

張良廟乃下此教秦法諸公王辨

教教者教示於人也善曰善同翰注

網紀善曰網紀謂主簿之司也教皆主簿宜之故若先呼

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善曰泥

泥豹雖陋故大州之網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善曰泥

典謂祭祀之常典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

遂亡乎對曰宋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

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汎汎猷猷微管之歎撫事彌深銑曰管仲相齊而國

也彼髮左衽夷狄之服言無管仲為相則禮樂大壞吾其撫思此事彌深於情善同銑注張子房道亞黃中照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善同銑注風雲玄感蔚為帝師

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

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夷項定漢

大拯橫流向曰夷平也子房能平項封定漢復拯拔也橫

至陽夏諸侯不曾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固

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良曰固已辭也參近軌跡也伊伊尹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此出賢

臣也冠首也仁德乃為管仲之首孔子謂管仲為如其仁

善曰典引曰以冠德卓紳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如其仁

九合諸侯不以其仁如其仁若乃神交善本作圯之上道契

商洛翰曰子房受黃石兵法於圯橋黃石公神止商洛山

位遂定契合也善曰答賓戲曰齊竊傲尊於康衢漢良

受書於圯圯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已見謝

宜遠張子房詩注表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

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國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

秦之世避而入商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顯默之際宵

然難究銑曰籌策明默宵然淵流浩漭莫測其端矣言子

房之德深廣浩漭不測其端銑注也善曰言其度量深大

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我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

之問莊子老聃曰而不知夫道宵然難言哉吳都賦曰顯深

深不可測也塗次舊沛竹駕留城向曰宋公行途次沛國立駕

地也。善曰：漢書師都、有留縣，又曰：張靈廟荒頓遺像陳

良為留侯，爾雅曰：竹，又也。謂停久也。

昧，向曰：像形，昧暗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

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雅曰：昧闇也。撫跡懷人，求歎寔深，寔實

也。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帶帶求歡也。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

善本作者亦流連於隨會。善曰：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

京字。門也。言太史公佇想侯羸之跡也。趙文子與叔譽游於

九原，晉大夫葬所也。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

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

隨武子乎？武子則隨會也。文子留連下流，以思於隨會。

善曰：鄭玄曰：武子，士會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向曰：擬此也。

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若人，言此人

請侯羸隨會亦足以言子房也。善曰：論可攻構棟宇脩

飾丹青蘋繁行潦以時致薦。善曰：論可攻構棟宇脩

言守以忠信，雖物之微，可時

薦祀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蘋繁蕝，杼懷古之情，存不

刊之烈。京賦曰：杼申刊欸，烈業也。善曰：廣雅曰：杼，澠也。西

也。主者施行。善曰：宋公楚元王後，故脩治其墓也。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一首。高祖異母弟也。封於

楚。善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見，故脩之。

傳季友。善曰：宋公楚元王後，故脩治其墓也。

網紀夫襄賢崇德，千載彌光。向曰：彌，益也。善曰：禮緯曰：

行，顯玄禮記。尊本敬始，義隆自遠。良曰：本始謂先。祖宋公

帝，謂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系也。楚元王積仁基德

墓

襄

缺

水

比

漢立交為楚王王彭越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

素風道業作範後昆通經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書曰

三國各臣贊曰素風愈鮮晉鑿齒襄陽耆舊說應統曰方

欲興長道業卻正擇謬曰劍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

裕後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鄙賤之宗鄙者謙也善曰毛

詩曰本支百世揚脩賤遺芳餘烈奮乎百世翰曰烈美奮

而懦夫立志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向曰封疆果

莫翦謂無人翦除疆掃善曰晉中興書感遠存往慨然

求懷良曰感傷遠化存思往事慨然為歎而長懷者也夫

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之植甘棠且猶不翦甘棠木名

善曰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

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善曰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

其樹而不追甄然墟墓信陵向或不泯漢詔魏信陵君守

家五家寔為不滅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

鄭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

皇帝家三十家魏沉仇峽結所興開源自本者乎翰曰言

陵尚且如此况我興元王如瓜蔓所起相連開源自可獨

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向曰灑免復除也善曰

掃便可常行也善曰孤璞方言注曰獨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良曰蕭子顯齊書云王融字元長琅琊人

帝英融先發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延尉於獄中賜死善住同

問秀才高第明經見者變之高第明經謂德行高遠明於

第一者也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良曰右君

之聖君至治者也善曰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

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

遠著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善曰體象大道功成而不

及也善曰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

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向曰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願下

華封致乘雲之拜良曰華封有道之人也堯往見之而謂

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多男子則我之祿

則何懼之有富則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壽則子歲之後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堯拜之善曰然崆峒

明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或揚

旌求士或設虞待賢翰曰揚舉也舜有舉善之旌旌幡也

以五聲為錄於虞曰自賢者教我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

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欲者揮鞀善曰

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

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管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也

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箭箠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

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

人以欲者揮鞀也善曰謝承後漢書序

曰陰脩教化二都威教善曰爾雅曰黃敬也

克平餘烈已見上文朕賞奉天命恭惟求圖惟思求長

也言敬奉天命恭思經國之長圖善曰爾雅曰黃敬也

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求圖也

審聽高居載懷祗懼向曰審其聽受高居思危則懷敬懼

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善曰六韜曰王者

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祗懼也雖言事必史而象闕

未箴濟曰雖言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魏之闕未有直言之

戒象魏天子闕也所以命百官為箴戒之言懸之於

為

人

上言未歲者未有直言之士善曰禮記曰勳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危擘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門寤寐嘉歎延佇忠實

之問思于善道延首佇立以備待忠實之臣嘉善歎道也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

利於時用賓佐王道外進也善曰國語曰越王勾踐曰有開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卿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外之於學曰俊士

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銑曰懋也三道之要謂國體

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今此四者何為通也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

又問昔周宣愔千畝之禮銑曰周宣王即位不為農先號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實在於農宜王遂納其言善同濟注漢文缺三推士之義

賈生置言不耕或受之餽帝乃躬耕以勸百姓也籍田之禮天子三推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若無人不生也

假如以金為城以湯為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無遷流亡散者也善曰漢書劇通說

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非能守也孔詵曰

雖有凶旱水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向曰前經謂籍田也

雖有凶旱水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向曰前經謂籍田也

善曰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

戒典濟曰祥善也擇善之四將行籍田之禮也青旗籍田之旗也肅敬也膏膏腴也朱紘冠飾也戒勅典法也

言物正其常法善曰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軌青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為籍

田千畝晁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將使杏花葛葉耕

穫不愆於月令云杏花生種百穀呂氏春秋曰葛始生於是耕也獲收苗也愆失也善曰沈勝之書曰

杏始華榮輟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之輒蘭之此謂一耕而五獲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葛始生葛者草

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葛葛蒲水草也清明大冷風述遵無廢良曰剛田

尺深尺所以停水以潤田故云清風冷風所以養苗明述其義使人法之農事無廢也遵法也善曰呂氏春秋后

援曰凡耕之道畝發廣以平剛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

師然肅冷風以播中央師而釋耒對盧佩牛相訟莫反向曰釋

夏

緣

耕具也漢書曰龔遂見人佩刀劍者謂之曰汝何為佩牛者不起田畝言刀劍可以易牛而耕也此云有情業之人

耕而佩牛者相習而為如水流不返也言惰業之人不復知改也善曰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廢

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公綠也

兼貧擅富浸以為俗銑曰富家兼并貧人常奪其利以自專擅其事為時俗之常然如水侵物

日以毀壞言兼并之家可以壞國如此也善曰漢書曰兼井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

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今為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若爰井開制懼驚

擾愚民翰曰爰易均田也言欲使人易田開其制度以上中下均易之懼驚煩愚民也擾煩也善曰漢書

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

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淵音本

作函魯可腴恐時無史白濟曰渴南薄地也若使此地可致膏腴恐則時無史起白公為

環 輕科及行李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向曰徒但也百錢

周穆王有此刑科季葉則穆王時四支謂墨劓官割也爰

刑墨碎斃赦其罰百銀孔安國曰六兩曰銀銀黃鐵也張

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

雖首足異屢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

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刺罪五百殺罪五

也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華曰韓子曰董閻于為越上

廣深百仞因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嬰兒盲聾在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

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閻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

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洽鄭玄周禮

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歌雞鳴

於闕下稱仁漢牘說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

妾父為吏皆稱清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雖

欲改過自新亦無由也妾願入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

新書奏文帝憐悲其意遂赦之令天下除肉刑故稱漢文

帝為仁列於史牘善曰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

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我自恨身無子興急獨焚

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

憤憤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

鳴齊詩冀夫人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

二途如爽即用兼通昌言

所安朕將親覽濟曰二途謂一用峻法一用寬法如有所

其覽

困牘

善曰輕重二途以如差爽就具用也彼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良曰財者人之所寶故利之而

下故曰次貨者通萬物之名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

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也泉

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無善本亦亡字向曰表比匱之

懋勉也謂遷有貨至於無貨之處以遂其利皆勉力為之善曰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如流曰流布如泉也尚書帝曰貨遷有既龜具積寢緡是繼專用品實用龜比今

之用錢以緡纏貫穿之積寢謂積也繼專用品實用龜比今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鑄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世代管子曰凶歲糶金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世代

茲多銷漏參三倍良曰謂用錢年代多則銷磨飲漏或復參

一倍也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貨貧曰下貧謂兼辰謂兩日也中產謂中平之生者游歲謂再歲也貨猶用也善曰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

子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掌發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游飢字書曰游仍也

惟瘼莫邱隱無捨矜歎向曰惟思瘼病邱憂也言此貧人哀於嗟歎之至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瘼病上帝溥臨賜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以隱而除其害也

朕休寶善本寶下印蒸斜之谷開而出銅善曰言上天廣

寶山中開而出銅也帝天溥廣朕我休美也印斜蜀中山

八年蜀郡太守劉峻啓上曰南廣郡界蒙且有後命事茲

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幾上疑之也且有後命事茲

鎔範論曰謂此銅後精命工人事此銷法而用之為錢以

齊侯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

冷鎔效炭應徵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

府圓法圓法錢也今將繼太公之職事善曰相子新但赤

論曰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但赤

大深巧學之患揄英難輕重之權為稜言下有奸巧而私鑄者深以為患揄英亦錢也漢書以秦錢重難用更為揄英錢而後甚多而益輕也言今欲鑄錢亦大揄英輕重難為推宜也善曰言今欲為錢若亦大則姦巧學鑄深為可慮揄英則極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

鄉請令京師鑄官赤灰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貨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亦有毋推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推重則多作輕幣而行子推平也若物直十二而母當一千開塞所宜悉心以對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其輕重也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翰曰理其歷數以明其時則知帝王遷變改易之運善

之原善曰帝王之興改其法度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行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求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外晉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移錯玳璣不正文象不積冬至

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月

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應於堯以順孔聖率

法淮南子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

於鄒說良曰唐官堯之官炳明也鄒說者鄒衍說天五勝

西曰昧谷鄒說未詳及囑愚夷廢職昧谷虧方乃命堯仲

也囑夷昧谷山名日出處也廢職謂夏義和而淫廢時亂曰

已見上文漢乘素祗之徵魏稱黃星之驗向曰漢高祖

常執此以自負故云乘素祗也乘執祗神徵應也魏氏將

興乃有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應也善曰言五德之次

善天文言後五十一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

當至是元五十年而太紛諍空軫疑論無歸魏曰謂律歷

理紛詳其事者甚多而疑論竟無所指
善曰方言曰軫辰謂相非辰也
朕獲纂洪基思弘

至道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

尚書序曰恢弘至道也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濟曰言

光輝羨而相應風雨四時和順也善曰尚書曰休徵日

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

和謂之玉燭也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

夫何如哉良曰克能旨美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言今發

復還於聖何哉言可致此道乎子大其驪翰改色寅丑殊

建別白書之濟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騾騾黑馬也建寅

白馬也建丑月為正今十二月也言夏殷黑白改色寅丑

殊建其何為可分別明白書之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

求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翰曰秉執也籙符也天子

握北斗第一星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物所仰而知四

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籙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

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

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

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

樞五五辰空撫九序未歌向曰五辰五行之時也撫順也

次金木土穀三事謂正德利用厚生也書云九功惟叙九

叙惟歌吟未歌者謂其未洽善曰孔安國曰百官皆撫

文選三十六

受釐坐宣室上因威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墜之惻每勤如傷

之念惻軫良曰今惻愴哀念每勤勞而軫痛也善曰尚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故恤貧緩賦省儉慎獄向曰

人寬賦稅省絲役慎刑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境無變善曰應劭曰絲者役也

備之事謂不起甲兵三秋之稼用有豐稔也虞度也善曰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

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秋也廣雅曰年稔秋數熟也而多黍多

稔壯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翰曰稔指月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今必多此歎者盈多也

善曰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稔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

將疲罷字民難業此曰問豈由布政治之未優俗將為

日敷政優優百祿是邁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

匡厥辟朝是屬望大議以安治天下無不同心正其君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王者立國常命賢良居其官秩

也上合星象者三台星主三公位也下同川嶽九卿象何

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然後公

才授位善本作揆務分司翰曰仁善忠信禮樂曰天爵人

善曰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濫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

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胥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夫于朝

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

地理人事之紀也爾雅曰揆度也

民不忒向曰少昊之立有鳳皇至故以鳥名官以鳳皇為

善曰左氏傳鄭子謂昭子曰少皞之立鳳鳥適至故紀

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

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朱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

經注曰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良曰工官也黃帝將興

有五又有同德者四人以五合四為九官也黃序則黃帝

也庶眾績功疑成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弃作右稷契作

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

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政正朔

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政朔尚書各

錄曰庶績其凝孔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統曰周建官兼有

安國曰疑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統曰周建官兼有

倍之善曰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

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

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歷茲以降游情善本作寔繁齊曰

茲此降下也謂從漢至齊游散之官怠惰之職者實繁多

也善曰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

禮記曰垂發五寸游情之士鄭文若閑冗畢善本作乘則

曰情游野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

橫去聲議無已翰曰冗散之官言若閑散之官盡為弃廢則

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頌漢書注曰冗冕笏不澄

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也冕笏不澄

則坐談彌積向曰冕笏官之服飾也若官不事澄清之道

志郭嘉說太祖曰何則可脩善詳其對統曰則法言用捨

劉表坐談容耳何則可脩善詳其對統曰則法言用捨

行之善為詳審以對我也善曰家語孔子曰欲善則

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洽濟曰賢牧分陝謂邵公也

周公主之自陝以西邵公主之表煥與曹植書曰邵公與

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宜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

稱曰與其共俗者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良曰言其唯良二千石乎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良曰言必樹其風化也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家也績功也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津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善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為邑起冢立祠
至有且撫鳴琴日置醇酒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獨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致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致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議翰同善注 **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
於阡鹽危之域濟善本俗於仁壽之地良曰賢吏雖守文嚴肅而不殘暴於下故能濟出臨危之人俗為仁義故使人登壽考也阡臨也城亦猶地也善曰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佈主吏掾音義曰文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也阡危已見謝眺八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殿一社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是以買諛有言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

善本有 **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銑曰吏之仁賢黎民不犯吏之不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 **頃深汰**太 **珪符妙簡**賈琮為冀州刺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連蓋切周禮曰上帝之禮執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 良曰魯恭為中牟令是時中牟何有尹表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虫不犯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也言今雖沙汰刺史妙簡縣令而春雉且未馴秋螟復不散 **入在朕前**善曰漢書王書曰子在朕前其智略出連城守關爾無聞 銑曰漢書王書曰子在朕前

之時智略輔漢及十餘載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
 前時何也言今所選刺史縣令亦如此善同鏡法豈薪
 檢由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翰曰捕積弘大簡畧也
 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無可得鳥言求
 賢不廣何由得賢者也目網孔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賢者
 豈薪積之未久為復網羅之目尚畧善曰毛詩曰芄芄
 棧撲薪之櫛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
 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宜獨步於漢南孔璋鷹
 揚於何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
 悉意正辭無侵執事向曰悉盡也無侵執事謂無忍侵謀
 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
 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為有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疆國罔圖惟舊上統曰
 之人且利於民而不迷於禮大賢之人疆於國無謀於舊
 法皆取權宜以為制度但利民疆國而已善曰史記商
 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疆國不豈非療飢不期於鼎
 法其故苟可以疆民不脩其禮也

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濟曰權宜應時之理豈非飢者不擇
 貴救之而已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
 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療音義與療同家語曰
 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
 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

五霸殊風而並烈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晉文齊桓
 謂殊其風化霸長烈盛也善曰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
 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實嬀人曰五伯之
 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豈吾商伯大彭豕
 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
 王五伯不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翰曰脩王也今曰農及
 同俗而政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兵戰之事並不理文儒
 之人皆相馳驅善曰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
 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詔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
 况文奔本徇末厥弊滋多向曰徇求厥其也善曰漢書詔
 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
 李哥曰本農也末賈也

卓於鄭衛樂也善曰宋臣謂墨翟也漢主謂宣帝也鄭衛謂儒

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

世墨守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利為盜富則為賤俗世反是

漢書曰宜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輔為歌頌議者多以為

為滿弊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嘉廢

如女工有綺縠也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說曰賤禮

音樂有鄭衛也欲非先聖之道而以為無法乎以窮道而推時之宜既猶

窮也善曰孝經曰非聖人若無法論語子曰可與共學

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今欲專

推公羊傳曰推者何推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今欲專

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良曰今欲專男士為耕女士

於弓騎以備戰也善曰孝經鉤命史曰耕桑得五都復

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五都復

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論曰五都謂臨淄宛洛邯鄲

發先農戰後庠序待民富歸文學之道庠序亦學善曰

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其道

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其道

奚若爾無面從向曰奚何若如爾汝也面謂對面順從而

面從也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折論曰不綱謂失其紀綱也關

汴 汴 汴

之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王隱晉書

曰石季龍死朝廷發遂蕩平關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用

蕩折離宋人失馭淮行崩離論曰宋人宋帝也失馭謂亂

居也

二水名善曰荅賓戲曰王塗蕪穢因失其御應劭漢書注

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朕思念善本舊民求言攸濟說曰舊民謂晉宋經離亂

所也善曰毛詩曰求言孝思尚書曰故選將開邊勞去

來去安集良曰選軍將開邊境慰勞百姓之勤苦賜來其

復居者使安散者使集善曰漢書嚴宏上疏

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加
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加
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

善曰納其款關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
邪單于款五原塞遣名王奉獻結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
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也歌皇華而遣使
者也未及修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疆也

賦膏雨而懷賔

翰曰詩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皇華美
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
之仰膏雨也言今有外蕃懷德來賔亦仰我如膏雨

安邦國以懷賔客也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

北歸之念

濟曰關秦也洛洛陽南望謂亂已平齊都江南
故云南望德夷北狄也言其處北有歸化於國

楚辭注曰遠競也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

魏曰危葉謂
葉落而畏風鳥之驚擾聞弦乃落此喻北齊後魏也善曰漢
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

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

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

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

音而高飛故刺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者

無待干戈聊用辭辯

善曰言其易為誅伐
一說而定五州之辨

善曰後魏所都五州北齊所據方言
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

扶風是為三輔五州已見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

以沃朕心

翰曰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斯路何以及之誰
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

諸侯揮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
殺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善曰何之元梁與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彦升

善曰天監梁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齊曰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而齊東昏侯無道比之

於紂善曰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傍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

于商也因藉時來乘此歷運

齊禪位於帝故曰時來而乘此歷數運會也善曰魏志劉虞上疏當宸求念猶懷敷德

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也向曰宸天子昇風也敷德謂謙無德而為人君也善曰禮記曰天子當宸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敷

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敝季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濟曰善如掃地而淨一無

謂末年衣冠禮樂掃地無餘

餘者善曰衣冠制度禮樂輒儀皆見廢棄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燬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彫斲

善曰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而為楨蘇林漢書注曰斲角之剗與剗剗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鄭玄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

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

善曰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而百度草創

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倉廩未實

善曰良曰百度法制也草創造始也言法制造始倉廩實知禮節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

善曰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用無資也

善曰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賦于賦禮記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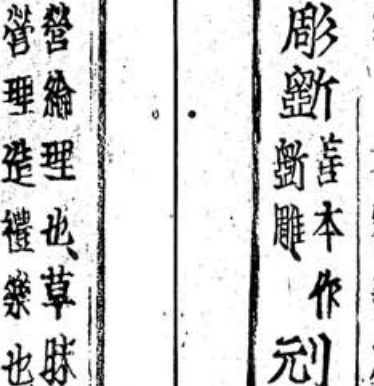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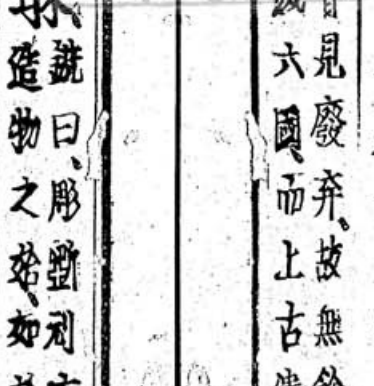
姓不足則惻隱深慮

善曰惻隱內憂於心善曰論語有君與與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每時入芻粟歲課田租

敬

剗

代



經綸草昧

善曰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而為楨蘇林漢書注曰斲角之剗與剗剗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

剗

代

禮

倉

用

于

姓

心

經綸草昧

善曰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而為楨蘇林漢書注曰斲角之剗與剗剗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

剗

代

禮

倉

用

于

姓

心

草也以供履馬之食課賦也。善曰漢舊儀曰愀小然疲
民田租與養以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蕩

秋懷如憐赤子向曰愀然憂色變也疾病也言憂如病在
懷也赤子嬰兒言憐下民如此善曰禮

記曰哀公取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
賦曰情焉為疾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也

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濟曰一人而隅則滿堂
不樂言今下民未安發

令其安使我無不樂之念人皆有資給之足可得乎饒足
也善曰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備堂

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位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漸
折子曰聖人進進一丘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也

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銑曰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
少至多故云削登蓄積也古

善曰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敘財
皆稅關市謂出入由關市之門者稅錢今將去之可去

口用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
王翰曰三道謂國體人事直言也利用賓王謂才可以利
於特用為帝王之賓客善曰三道賓王已見上文

斯理何從佇聞良詔良曰此理何從謂少賦稅求國家足
用百姓不足此理何從而致佇立待

也良善也善曰願延之策秀
才文曰發興之要敬候良詔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向曰諸生謂諸書生少時有志
於學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

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子曰大閉戶自精開
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立未之逮而有意焉

卷獨得濟曰精專於學謂善卷而獨得其趣善曰楚國
先賢傳曰孫敬人學閉戶牖精力過人太學謂曰

閉戶生入市市人相語閉戶生來不忍欺
也陶潛說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九流七略頗嘗善曰楚國
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

牆面謂面向滿而無所見者音我好學近非此也善
曰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

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
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

書畧有數術畧有方技畧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
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

侯

侯

侯

侯

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惟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
 南其猶正牆面而並也與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
 向日早朝晏罷斷欲治政也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
 事弃日魏畧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
 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
 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言上之化下如草之偃臥必從於風而我好學虛寡弗能
 得動於時俗惟此帝自謂也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蔡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
 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德
 善曰論語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
 一紫公患之告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
 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即中莫衣紫其明日長纓鄒
 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良同善注
 好且變鄒俗之因自斷之而國中皆亦不服也上之化下

有如此者善曰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
 則優於前事意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也言此道之所
 行若蓋以祿利之使然也善曰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
 生之畧術班固漢書贊曰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
 也朕仰善本心駿骨非懼真龍
 市十里馬首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
 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
 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替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
 誠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
 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
 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畫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鏡
 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
 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
 也好美似士而非士也軒薄青紫如拾地芥
 士者鏡同善注軒薄青紫如拾地芥
 之服也青草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
 轍之多也取之易如拾地草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表紹

賓客所歸，輜輶紫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輜，車前衣車後爲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伏拾地芥爾。言好學則經術以取，而惰貴位之服，如以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翰曰：言學者懶惰，游謂遊戲，以廢道業。

朴子曰：秦降及李校，天鳴鳥蔑聞，子衿不作。齊曰：周書云：下欲反，十室而九也。

鳴鳥蔑聞，子衿不作。齊曰：周書云：下欲反，十室而九也。及道義者，化之恐不降，意爲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皇見，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勗勉爲學，故鳴鳥無聞，鳴鳥鳳也。蔑無也。善曰：言古者教不

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皇至。學技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咸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收聞

易弗及者，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也。

凱獎之路，斯旣然矣。向曰：凱，大獎勸斯也。旣然猶其

寂寞，應有良規。銑曰：秀才猶如寂寞之中，必有良善之規。

言也。善曰：魏志明帝報王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

年矣。良曰：立鼓於朝，有欲諫者擊之，設謗木於闕，有謗謗

置欲諫之鼓，舜立謗木。此聖人也。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規

善本作罕能切直。翰曰：言諫人多非政要，日伏於庭，希能

諫者伏其上。善曰：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輻輳之

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互披露得失，指陳政

要也。漢書曰：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

規地曰青蒲。相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

將齊李多諱，風流遂往。向曰：將謂我空有慕古之志，而虛

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子曰：將謂

朕空然慕古，虛愛弗凱。向曰：將謂我空有慕古之志，而虛

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也。然自君臨萬寓，介在人

善本作上翰曰寓國介獨也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

朕承供業託于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善曰徒遷也

之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

銜徒朔方詔不得以赦令除也 睚眦五眦 有違論輸左

校翰曰李膺為河南尹宛陵大姓羊元羣有贓罪膺將罰

睚眦翰役也言從役於左隊之中善曰漢書曰原涉好眦

輪府下危暉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

反坐翰作左校漢書以將而使直臣杜口忠讜絕路

絕銑曰杜塞讜正也善曰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將恐弘

長之道別有未周向曰言我雖不齊有讜邪所為而直臣

曰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晉陽悉心

作意以陳極言無隱善曰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

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問其故無區乃情也

文選卷第三十六

州學 齋 諭 蕭 人傑 校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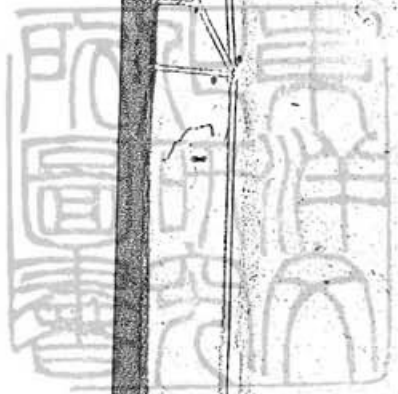
州學 學 諭 管 獻民 校勘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



所藏書

卷之十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